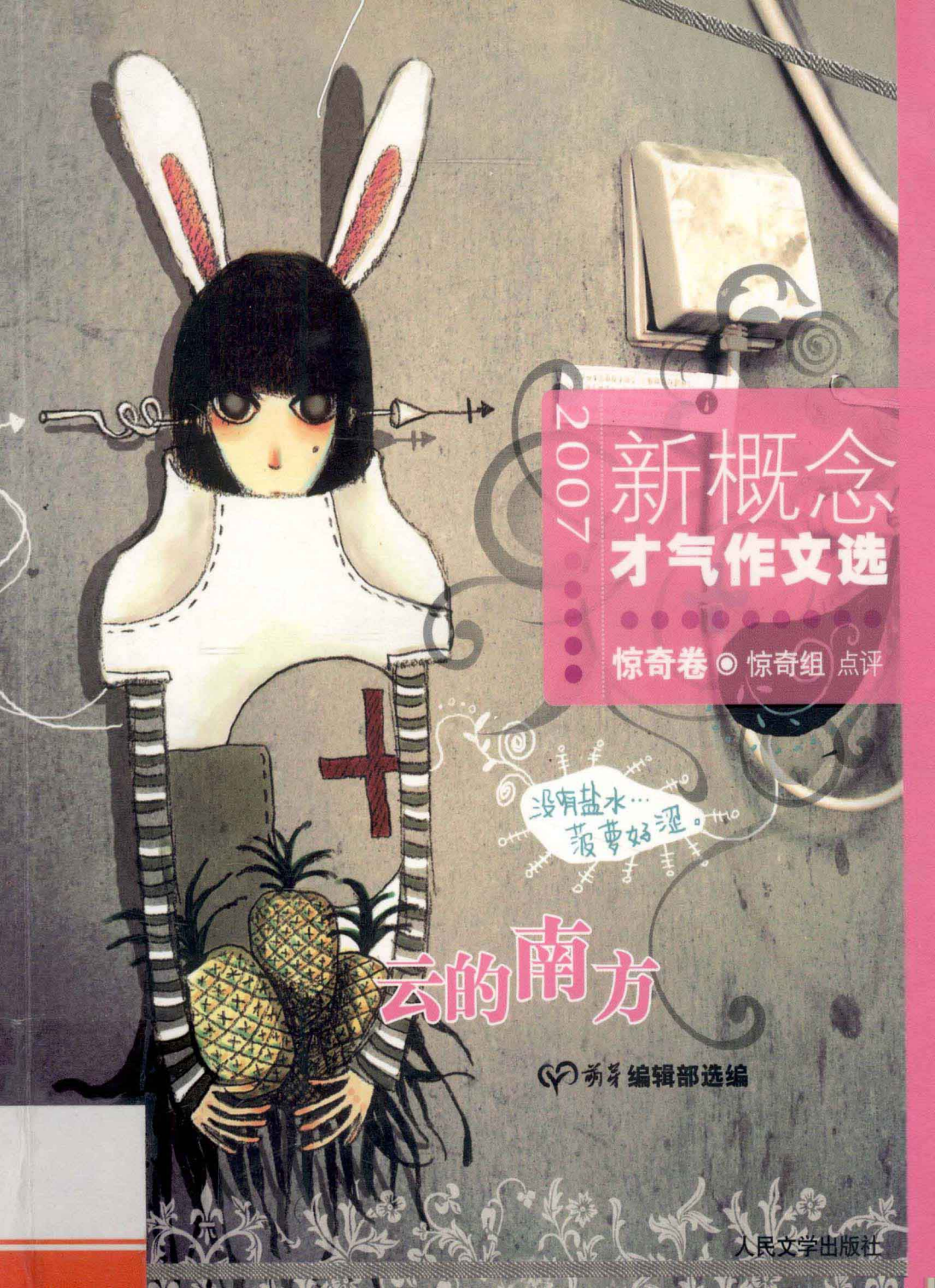




2007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惊奇卷 ● 惊奇组 点评

没有盐水...
菠萝好涩。

云的南方

萌芽编辑部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云的南方

萌芽编辑部选编

2007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惊奇卷 ● 惊奇组 点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的南方:惊奇卷/《萌芽》编辑部选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7

(2007 年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ISBN 978-7-02-006222-5

I. 云... II. 萌...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3351 号

责任编辑:刘 稚

特约策划:罗晓荷 朱艳丽

装帧设计:Narry Chen

云的南方:惊奇卷

Yun De Nan Fang: Jing Qi Juan

《萌芽》编辑部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3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978-7-02-006222-5

定价 16.00 元

序 | 赵长天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举办九届以后，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而且在文学界和出版界建立了威信。这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由著名作家和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二是逐步健全比赛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所以这项赛事发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和写作新秀。

但是，文章的好坏优劣实在没有严格的、严密的、绝对的标准，见仁见智的情况太多了。况且，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七万多人参加，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没有舞弊，尽管初评和复评的专家都很认真，也还是可能有一些好文章被遗漏。每次比赛结束，我都会收到一些信，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满是落选的孩子表达的失望、遗憾以致愤懑。我完全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总还是想努力作一些弥补。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起因。

收入这套书的作品来自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未获奖作品，编选和点评由几位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和萌芽年轻作家担任，是为了换一种选拔的眼光。当然，文学的标准总体上说并没有年轻年老的区别，但在不同的年龄段，审美取向还是可能有所差别。当然，还会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会有遗珠之憾。永远都会有遗珠之憾，能做的只是尽力弥补。但愿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此事古难全”，但愿你们保持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毕竟，这是你们的同龄人编选的，应该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吧。

目录

| 伯乐之死 郝春晓 1

| 广陵散 顾鑫浩 5

| 逃 朱小勉 12

| 跟自己捉迷藏 江颖茵 20

| 青松 任毅 30

| 胆小如鼠 赵强 37

| 诗人与小偷 谢祖志 44

| 示拿地之语 何谐 57

| 鼻炎病患者的日记 程超 64

| 比荒唐现实 林籽言 76

| 原点 张萌 86

| 尾生抱柱 阳雨芬 97

| 人是复数，心是单数 赵天舒 106

| 白布下盖住的那些浮华 辜鹏远 113

| 花街5号 沙 近 120
| 云的南方 刘 洋 129
| 罹 妄 李 慧 135
| 走路 王思茂 144
| 上帝的判决 何 杰 150

| 公元 1961 张晓探 156
| 诸葛亮自传 赵光远 161
| 死鸽子 李 鹏 168
| 葡萄 孙 磊 180
| 渔镇食种种 邓秋亮 189
| 禁戒的门 尹 璐 195
| 我的五爷、我的父亲、我的村庄 杨 帅 207
| 他将要到来 程远思 214
| 没有声音的房间 蒲 一 221
| 李凯的十一天 屠思慧 231

伯乐之死

郝春晓

今天下识才者多矣，马之千里者可尽显其能，故无伯乐用武之地。无奈，伯乐也只好与时俱进，闭门苦读《周易》三日，略有所得。

这天伯乐又被妻子赶出家门，浑浑噩噩地在街上闲逛，见一大宾馆后门拴了匹马，毛色乌黑，体壮身强，伯乐大喜，自言道：“此乃千里马也。”于是飞跑到马前，低声问道：“莫非名骓？”马眼突然一瞪，抬起头，喘了口气说：“叫俺做甚？”伯乐听言，失声叫道：“哎呀呀！”然后倒退一步，整衣正色曰：“后数百年，西楚项籍乘之，战巨鹿，叩函谷，破咸阳，焚阿房……”马打了个哈欠，懒懒地说：“俺没听懂。”伯乐连忙将脸凑到马耳边说：“就是能有跑车开。”“那有啥？”“那……”“唉，9527，来活了。”从宾馆走出一人，边走过来边嚷道。只见那人解了绳，轻声说：“那可是个有钱的主，带着他俩到花园慢慢兜几圈，他要是想开计价器，你就和他侃，侃

晕了他，回来涨你半级工资。”“哎！”马高兴地点头，转身要走。伯乐一见不好，重整旗鼓的机会就在眼前，不能放走，情急之下，一把拉住那人说：“此乃千里马也。”那人回头看了眼伯乐，斜视了马一眼：“有文凭吗？”马摇摇头，那人笑道：“这不就结了。”甩开伯乐的手，牵马而去。

伯乐大失所望，忽而隐约听到前方体育馆内有欢呼声，于是偷偷从小门钻了进去。体育馆内人山人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伯乐在众人之中挤来挤去，终于寻得一缝隙，定睛一看，原来场内正在举行赛马。但不知为何，突然叫喧全无，方才满是欲望目光的人们齐齐坐下，瞬间便是一阵纸片雨，只留伯乐一只脑袋在人群中茫然四顾。

这时伯乐的脑中闪出一道光芒，暗自思忖：“这原是我的本行，哪匹马跑得快，我一看便知，这样一来，岂不发发了？”伯乐偷偷抿嘴一笑。为了以防万一，伯乐混到了更衣室内，以便探探虚实。这里真可谓“群马如云”。伯乐在它们中间东挪西蹿，终于发现一匹白马，体壮身强。伯乐大喜，自言道：“此乃千里马也。”于是飞跑到马前，低声问道：“莫非的卢？”马慢慢放下手中的玉杯，杯中的咖啡还冒着股股热气。马缓缓抬起头说：“正是小生。”伯乐听言，失声叫道：“哎呀呀！”然后倒退一步，整衣正色曰：“后数百年，蜀主刘备乘之，一跃而腾潭溪，飞耸而入云迹，一生鞠躬尽瘁，每每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你是哪家保险公司的？”马细声问道。“噢，不，你误会了，我是……”“公子，”一马夫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问道，“齐国那小白出‘九鼎’买您赢，是否要……”“休要多说，真是有辱斯文。”马涨红了脸说，然后转向伯乐：“不知先生还有何事，看来也是个读书人，小生进士甲等及第，

如有机会,定当登门拜谒,现不巧有事,还请先生自便。”说完抱拳施礼,伯乐还礼,目送他而去。

出体育馆的时候,伯乐听见人们纷纷议论道:“它怎么会输?”伯乐心里遽然明白,不由得生出三分冷意,本打算再去彩票中心碰碰运气,却稀里糊涂地走错了街,被生拉硬扯地弄进了 KTV 包房,一进去,“霍……”的声音便吓得伯乐瘫坐在沙发上,接着被强按着灌了两杯,就有点晕头转向了,好说歹说才让去趟厕所。伯乐可是头一回来,哪知道厕所在哪,迷迷糊糊地推开扇门,“盖世英雄到来”的声音便迎面扑来,伯乐忙挤出一堆笑容,赔礼道:“噢,对不起,请问女厕隔壁是不是男厕?”屋内一群人鬼哭狼嚎地说是。伯乐眯着眼说:“噢,打扰了,我去隔壁方便。”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反正伯乐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不再是那条街,白天穿的当初风光时的衣服已经不在,只剩白布薄衣在身。寒风凛冽,月色凉人,伯乐不由得打起了冷颤。街上静静的,灯火都已熄灭,伯乐双臂紧抱,哆嗦着向前走。忽听得有轻轻的马蹄声,伯乐停下,一匹马的身影渐渐驶入伯乐的视线。一身鬃毛,体壮身强,伯乐顿时精神抖擞起来,内心的火热驱赶了四周冷冷的空气,自言道:“此乃千里马也。”于是飞跑到马前,低声问道:“莫非赤兔?”马停下,仰头回问:“你混哪的?”伯乐听罢,失声叫道:“哎呀呀!”然后倒退一步,整衣正色曰:“后数百年,关羽乘之,斩颜良,诛文丑,封侯挂印,过关斩将,独领荆州,北据曹操,南……”“关我鸟事,一边玩去。”马不耐烦地嘟囔,用腿支开伯乐,沉吟道:“年年岁岁花相似,半江瑟瑟半江红。”伯乐哂笑一下,刚欲走,便见马背上如断珠般闪闪地滑下东西,伯乐接了一下,尝了尝,咸的。马发觉了伯乐的举动,回头怒喝道:

“少管闲事，老子今晚要是让海官发现了，第一件事就是剁了你。”

伯乐吓得直往后退，但还是挨了一蹄，倒在地上，听着“落红不是无情物，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声音渐渐远去。

伯乐爬起来，内心百感交集，饥饿在摧残他，寒风在折磨他，天愈走愈亮，而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也降落到了人间。

伯乐已是摇摇晃晃，似醉非醉，突然，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厥于地。原本紧闭的门“轰”的全开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围在伯乐身边，缩成一团，密密麻麻的脑袋都伸得老长。

“这人是谁？”

“不就是伯乐！”

“真可怜，愿上帝保佑这可怜的人。”

“我看他是活该。”

.....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有位母亲还拉来儿子，现场教育道：“多么残酷的社会，没有知识是多么可怕呀！”（据说此场面后来在各大媒体上广为流传，成了现身说法的典型案例。）但孩子似懂非懂，呆呆地看着伯乐。伯乐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看着孩子，然后用尽气力高呼道：“天亡我，非马之罪也！”

伯乐去世的消息一时轰动京都：网上论坛的话题如潮水一般追赶着伯乐奔赴黄泉的脚步；商家们纷纷出产印有伯乐头像的商品；还有伯乐的妻子，由于和伯乐关系最为密切，而且掌握着伯乐的第一手材料，只两个月便跨进福布斯排行榜前十位，但仍天天嚷着：“别听那些小报瞎说……”

哎，其真无马邪？

广陵散

顾鑫浩

癸午，寒露。

雨后的西岫慢悠悠升起大片水气，从幽绿色的箭竹林里散发出来。风吹着林子哗啦啦哗啦啦地响。雾沉沉的。嵇康站在一棵巨大的柳树下。身体僵掉似的，心里却在想一个问题，从早到晚，又几乎忘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树奇怪地弯曲，仿佛随时准备倒下去似的。树上的蝉声隐隐可闻，树下趴着一条青脸的狗，屁股上脱了一大块毛。嵇康将一壶酒倒在地上，酒跟土混成一团一团珍珠状的圆物。狗急忙贴了过来，突然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山涛和阮籍都要走了。一个朝东，一个朝西。这天的黄历上说，宜祭祀，大利东方。嵇康觉得他们中的一个会走得很远，再也不会回来。他于是吸了口气，长啸一声。山涛没有回头，而阮籍

已经走出很远了。

天黑下来，蝙蝠三三两两地在屋外飞。嵇康点了铜灯，昏昏地坐着，睡不着。一伸手触到琴弦上，沉沉的一响，把自己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断了一根弦，心绪越发乱起来，急急咳了几声。嵇康跨下床，满屋子转，“呼”的抽出一个箱子，点了枝松明往里探，颤着手取出一卷纸来。展开一看，却已烧掉一半，隐隐约约地显出几个字：“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侧反”，极中了下怀，嵇康哈哈笑出声。周围却静得可怖，接着又紧咳两声，精神舒畅不少。忙换上一根新弦，试了一曲《广陵散》，余音绕梁。此刻窗外躲着他的外甥袁孝，正偷偷记谱。

隔了三天，嵇喜的信来了，说去阮籍家奔丧。（一个七十岁的女人，整天坐在门口望着一条很长的路。她准备一直等下去，过了古稀，再过耄耋。那天，她要等的人回来了，她死了——老人有很重的病。）嵇康“啊呀呀”一惊，酒觞碎成了两瓣。忙冲到柳树下大叫，男男女女立刻出来看，“呼喇”围作一个圈。人声鼎沸到太阳西斜。嵇康跑回去拿了一坛酒，似乎是酿了很久。揭开一闻，一道香气冲了上来，塞满整个屋子。朝里一望，绿蚁浮沉，急灌了两口，胸口一湿，五脏六腑顿时燥热起来。嵇康背着断纹，奔了出去，差点跌了个倒栽葱。青脸狗忙凑过来，而酒没有洒出。跑着跑着，他又懊悔起来，不禁落下泪，一阵长啸。一个人的日子里，嵇康不说话。他年轻的时候诗写得很好，所以他有了儿子，因为有的女子也喜欢诗。后来，他就不写诗了。生活里除了药，还有琴，或者还有一个人。

阮籍的青白眼，嵇康是知道的。嵇喜来吊丧的时候，阮籍做着白眼，顿时成了一个瞎子，心里却清楚得很。他两手翻出奇怪

的姿势，唱着歌“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余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谁也不知他的白眼是怎么练成的。黑压压一片云影从头顶罩下来，雷声擦着竹叶滚过去，把耳孔震出血来，自己听不见自己的呐喊。于是阮籍大哭，悲愤得竟昏过去。次数多了，也就练成白眼了。

嵇康喜欢青眼，因为他能从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两个人的时候，嵇康经常说起青白眼。阮籍却希望还有一双眼，来看自己。嵇康给他一碗酒，阮籍朝酒里的影子看，说，他不是我。阮籍脱了鞋，换成箕踞的坐法，露出两条小腿，神情却极为严肃，问：“见过鬼否？”嵇康搔搔头，眼里放出欢喜的光彩，说：“夜里见过，一丈多高，黑衣服，腰扎皮带。”阮籍大笑，说：“后来怎样？”“灭了灯，喝道，跟你一道，羞耻至极。”阮籍忽地郑重道：“杀掉它才叫本事，帮我铸一把剑。”他的两颊微微泛出点红晕，灯火摇了两下，暗掉了。

嵇康得来一块好铁，在漆黑的炉里锻炼。汗珠下雨般落在泥里，又被热得挥发出来。厚厚一层水雾，稠得有点晃眼。嵇康取出红铁，一锤一锤“丁丁当当”砸下去，直冒出千片桃花。心里越发欢喜，不觉又加了把力。这时外面进来个人。戴着官帽，容貌已经很老了，额头却极油亮，还留着一撮胡子。钟会嘴里喊着“中散大夫”，自顾自地东张西望。嵇康闷头不响，似乎已经摸清他的来路，手握着锤子，关节格格作响。“大王请你回去做官。”钟会轻声轻气地说。嵇康闷头不响。钟会又说了一遍，仿佛极无聊的样子。他似乎早料到这次是白跑一趟。天下那么多人才，皇帝偏爱某些人。这些人还得瑟，知识越多越反动。钟会又觉得无聊。嵇康仍旧不响，而铁块上显出些黑的东西，像是两个字。钟会后退几步，站了一会儿。红铁又被拿着往井水里一激，“嗞”的腾起一

道白雾，水变作蓝色。钟会仍旧站着，过了很久。钟会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癸午，霜降。

剑铸好了。阮籍带着剑，说要去杀一些鬼。

草木簌簌地凋零。奇怪而高的柳树上的蝉吟也消亡了。秋风袅袅，一阵阵凉得逼人。

山涛——或者中郎的信不紧不慢地寄到，信里的话说得极客气，说兄弟一定举荐你重新做中散大夫，却被嵇康撕了一地，全踩到泥里，看不出一点影子。中山郎酒店送给嵇康一坛“千日醉”，说能醉上一千天。嵇康不信，一饮而尽，恸哭了三天三夜，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终究没有醉。“千日醉”反而卖得更好，大体是人们怕醉得太久，跟不上时代。

西岫的箭竹林绿得很沉，竹叶一层盖了一层，竹林里听不见一点声音。嵇康也要走了。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回来。青脸的狗看见这个人，也没有贴过来，只是打了一个哈欠，搔着一块光秃秃的皮肤。而嵇康已经走出很远了。

二

离洛阳还有几十里。夕阳照在一条古道上，野草纵横。几处断墙，歪歪扭扭的，很凄凉。嵇康喝了口酒，又燥热起来。几年前，在去竹林的路上，他见过这样的景象，现在也是，他觉得时间好像停住了，又或者是自己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走，而世界没变，自己也没变。天继续黑下去，暮色里出现了幢幢人影，声音却

分明到了耳边。“娃儿慢些，一跑就饿啦！再没什么吃的了！”

嵇康跨下驴，拦下老汉。干瘪的老汉瘦得像铁，瞪圆了眼睛，喊：“你让开！娃儿过来！”仔细一看，小人已经到了身边，小脸重重挨了一巴掌，也不哭，呆呆站着。

“老人家，附近哪有住的地方？”

老汉倏地直起背来，手远远地一戳，说：“有。”干瘪的脸上泛出些青光，“叫月华亭。里面曾死过很多人，全是被鬼杀掉的。”

嵇康回头一望，竟是一排排馒头状的坟堆，隐隐透出些蓝光。边上的确有个亭。这队人鬼鬼祟祟地走了，一路嘁嘁喳喳，不知说些什么。嵇康也不管，谣言总是很可怖的，而其实愚昧更可怖。他竟安心住下了。

夜，嵇康点上一盏灯，睡不着，便起来弹琴。一棵落光叶子的梧桐立在窗外，黑得像铁，没有一点气息。

《高山流水》弹到一半，寒意就袭了进来。“峨峨兮……洋洋兮……峨峨兮……”

嵇康似乎知道那人的来路，闷头不响。手中弹的曲子却不觉变成了《广陵散》。“屠龙兮血光隐耀，投剑兮发冲冠，时不利兮奈何些，击甲冑以溅红。江山平远兮人物高寒……”鬼情不自禁地唱起轱调。窗外凭空冒出一个丈许的黑影，竟无头，“愚姓聂名政，轱深井里人。能操琴。为行刺侠累，伪作琴师。既败，埋骨它地。在下会弹独弦稽琴格——”

“进来。”嵇康的话很短，眼里却放出大欢喜的光彩。鬼也不开门，慢慢地进来，左手提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疑是头。聂政将头放在案上，不去理会。嵇康倒出一碗酒朝鬼递去。“我不能喝。在地下百年，今已不知酒味。凡间给的祭酒，一杯杯入了土。都

是好酒。真是恼煞凡人，苦煞鬼。”嵇康便把酒喝干，大笑好酒。其实嵇康是知道聂政这个名字的。太史公说的是屠夫，如今竟成了体面的琴师，嵇康也不觉奇怪。

聂政从袖里抽出几片竹简来，道：“此名不假，有太史公亲笔在此。愚想来名士之可信度定可保值。但与我所言稍有出入，纯属误传。历史未必真，而人却是真。”鬼将竹简塞回袖里。嵇康隔着琴案，看不真切。

“你如何行刺？”

“贿赂侠累手下，跻身于琴师之列。”

“你不是本为屠夫，竟成了琴师？”

“自古穷山恶水处多卧虎藏龙，身怀绝技，服务基层，本是侠客所为。”

“为何不为国出力，统率三军，斩尽魑魍？”

“天下人才济济，若都争夺高位，岂不自相排挤，资源浪费。”

“行刺为何败露？”

“只因侠累身边众多琴师皆是庸才，惟聂政技艺超凡，因此受人猜疑。侠累早有防备。”鬼不禁潸然泪下。

两人相对无言。鬼伸出两手，在一根独弦上捻来拨去，悠悠地弹完一曲《幽风》。

“音生于心，乐通于理。”鬼道。

嵇康听他竟说起了雅言，搜肠刮肚也答应说：“乐，情之不可变；礼，理之不可易。自古风俗与化移易，难容礼乐。”

“邪矣。”鬼甩了甩袖，“不谈此事。”

“自古言以桐制琴，朽木岂不能雕。”

“我有张古墓里烂杉木棺材制的琴，献丑取来一弹。”

聂政取出琴。琴轸、琴腹都与众不同。弹的曲，铿锵跌宕，疾徐迟速，刚劲挺拔。

嵇康喜欢这首曲，暗暗听了一遍，仍记不住，让鬼再弹一遍，更是拍案叫绝。急急在自己琴上照搬一遍，又全然不是一味。

“学不及思，盗者贗者皆归于劣。三国以来，音律变高了。要往下降，虚心尔雅，不能弹高调。”

嵇康问曲名。鬼不答。

“《广陵散》如何？”

“长剑若雪，醉古沉雄。太古遗音，豪情重鼎。成礼会鼓，传芭代舞……”

时已三更。

“自古为师，多少藏匿了些绝学，再传于弟子。因此如今琴艺一代不如一代。现我已为亡灵，是以倾尽绝学，但不可传于世人。”

嵇康指天而誓。寒意退尽。

第二天，嵇康朝洛阳而去。

癸午，冬至。

雪，花似地落下来，遇上嵇康鲜红的血，冻结了。司马昭远远地看，一动不动。

风穿过西岫的竹林，传出袁孝弹奏《广陵散》的声音。